

# 天使時代

劉慈欣中短篇科幻小說選 II

劉慈欣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 序

## 我在努力想像渺小與宏大之間的關係

劉慈欣

這本選集中收錄了我的八篇科幻小說，這些小說大多發表於十多年前，那時，科幻小說在中國還是一個十分邊緣的存在，讀者很少，不被人注意。在中國，科幻小說是一個外來的東西，中華文化中沒有出現過科學幻想的因素。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人們祖祖輩輩過着一種緩慢的、少有變化的生活，人們的潛意識中，生活的面貌將始終如一。在中國的歷史中，「未來」這個詞大多出現在同樣是外來的佛教文本中，現實中的人們很少去思考和關注未來。

但近年來事情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整體上進入了快速的現代化進程，我們周圍的一切每天都在發生着令人眼花繚亂的變化，對於中國人來說，「未來」突然活靈活現地出現在前方，且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古老的中國也突然成為一個極具未來感的國度。在這種情況下，科幻小說現在在中國受到空前的關注也是可以理解的。

科幻小說是可能性的文學。它把各種各樣的可能性排列出來，讓讀者欣賞，讓我們對各種可能性做好心理準備。但具體到哪種可能性是最有可能變為現實，不是科幻小說能夠指明的。準確地預測未來是十分困難的，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未來並沒有被準確地預測過，不論是科幻小說還是未來學家都沒有準確地預測過今天的樣子，未

來也同樣是神秘莫測的。

我去歐洲和美國時，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What makes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Chinese？”從我自己來說，我從來沒有有意識地，或刻意地使自己的科幻小說中國化。這本選集中的小說，涉及到科幻小說的各種題材，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這些小說中所描述的主題，都是人類所共同關心的東西；而其中的挑戰和危機，也是人類所共同面對的。事實上，當你閱讀和創作科幻小說時，你的感覺會自動地脫離了種族和國家的局限，上升到全人類的高度，在你的新視野中，人類自動地成為了一個整體，而不是被種族和國家所分割的不同的部分。即使是你所讀或寫的科幻小說只描述一個很小的故事，只有一兩個人物，仍然會有這種感覺。我認為這也是科幻小說最值得珍視的一個方面。

但我畢竟是一個中國人，不管我是不是刻意去做，這些小說中，不可避免地帶有濃重的中國色彩，中國的文化、歷史和現實也會深深地滲透其中。

中國新一代人的思維方式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他們的目光漸漸從周圍現實而瑣碎的生活，投向遙遠的星空和未來，他們開始更多地把自己看作全人類的一員，而不僅僅是一個中國人，他們也開始關心自己的祖輩很少關心的那些終極的問題，關心人類和宇宙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這種思維方式的轉變，將深刻地影響着中國，甚至人類的未來。而這本書中的科幻小說，就是這種思維方式變化的生動體現。

在科幻小說的創作中，我一直在努力做的，是在想像和描述渺小與宏大之間的關係。

這裡的渺小是指人類的渺小，作為個體，我們無疑是渺小的，全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同樣是渺小的。設想有一場音樂會，把全人類召

集起來觀看，那這場音樂會需要多大的場地？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大，只需要大約如上海浦東的面積即可。還有另一個更變態的設想：如果把全人類做成一個肉丸子，那這個丸子的直徑還不到一公里。

宏大當然是指宇宙。任何人對宇宙的宏大都深有體會，我們看到的最遠的光是一百多億年前發出的。把太陽系變成一個菜盤子大小，相應縮小的銀河系的直徑還有十萬公里。

我努力在科幻小說中想像渺小的人與宏大的宇宙之間的關係，不是那種哲學的形而上的關係，不是某人仰望星空深有感慨和感悟，進而確立新世界觀人生觀之類的，描寫這樣的人和宇宙關係的小說不是科幻小說，仍然是現實主義小說。我努力在科幻小說中想像人和宇宙的直接和實在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宇宙的演化和變遷與每個人的生活和命運息息相關。

其實，真正理解一個作家的創作和作品，最根本的方法是瞭解在他的潛意識中，世界的圖景是什麼樣的。下面，我就用一個很笨拙的比喻來展示自己腦海中的世界圖景。

假如宇宙就是我們所在的一座大城市，銀河系是我們身處的這幢大樓，太陽系是大樓的地下室，而地球是地下室某個房間裡的一個窄小的儲藏櫃，我們就一輩子住在這個儲藏櫃裡。它的門很結實，有着牢固的鎖，我們有生之年永遠出不去，但我們知道上面的大樓和城市的存在。

現實主義的文學描述儲藏櫃裡的人們之間的關係，講述他們在這櫃子裡面的愛恨情仇，但在這樣文學中，人們沒有意識到儲藏櫃的窄小。

科幻小說則想像人們和上面那座城市之間的故事，想像儲藏櫃裡的人們如何打開門，進入地下室，再上到大樓裡，最後進入城市；想像他們在城市中逛大商場，進豪華飯店品嚐美食，在公園玩，認識

無數的人……雖然櫃裡的人們都知道，在他們的有生之年，不可能打開櫃子的門，但這些想像讓他們在狹窄的現實生活之上擁有廣闊一些的精神生活，更重要的是時刻提醒他們，大樓和大城市的存在，使他們擁有打開櫃門的欲望。

謝謝大家！

2022. 06. 01

# 目錄

序

## 我在努力想像 渺小與宏大之間的關係

劉慈欣

---

鏡子	011
人和吞食者	064
詩雲	098
微紀元	130
纖維	154
天使時代	164
西洋	196
命運	213

---

# 鏡子

隨着探索的深入，人們發現量子效應只是物質之海表面的漣漪，是物質更深層規律擾動的影子。當這些規律漸漸明朗時，在量子力學中飄忽不定的實在圖像再次穩定下來，確定值重新代替了概率，新的宇宙模型中，本認為已經消失了的因果鏈再次浮現並清晰起來。

## 追捕

辦公室中豎立着國旗和黨旗，寬大的辦公桌兩旁有兩個人。

「我知道首長很忙，但這事必須彙報，說真的，我從來沒遇到過這種事。」桌前一位身着二級警監警服的人說，他年近五十，但身軀挺拔，臉上線條剛勁。

「繼鋒啊，我清楚你最後這句話的份量，三十年的老刑偵了。」首長說，他說話的時候看着手中一枝緩緩轉動的紅藍鉛筆，仿佛在專心評價筆尖削出的形狀。大多數時間他都是這樣將自己的目光隱藏起來，在過去的歲月中，陳繼鋒能記起的首長直視自己的次數不超過三次，每一次都是自己一生的關鍵時刻。

「每次採取行動之前目標總能逃脫，他肯定預先知道。」

「這事，你不會沒遇到過吧。」

「當然，要只是這個倒沒什麼，我們首先能想到的就是內部問題。」

「你手下的這套班子，不太可能。」

「是不可能，按您的吩咐，這個案子的參與範圍已經壓縮到最小，組裡只有四個人，真正知道全部情況的人只有兩個。不過我還是怕萬一，就計畫召開一次會議，對參加人員逐個盤查。我讓沈兵召集會議，您認識的，十一處很可靠的那個，宋誠的事就是他辦的……



但這時，邪門的事出現了……您，可別以為我是在胡扯，我下面說的絕對是真的。」陳繼峰笑了笑，好像對自己的辯解很不好意思似的，「就在這時，他來了電話，我們追捕的目標給我來了電話！我在手機裡聽到他說：你們不用開這個會，你們沒有內奸。而這個時刻，距我向沈兵說出開會的打算不到三十秒！」

首長手中的鉛筆停止了轉動。

「您可能想到了竊聽，但不可能，我們的談話地點是隨意選的，在一個機關禮堂中央，禮堂裡正在排演國慶合唱，說話湊到耳根才能聽清。後來這樣的怪事接連發生，他給我們來過八次電話，每次都談到我們剛剛說過的話或做過的事。最可怕的是，他不僅能聽到一切，還能看到一切！有一次，沈兵決定對他父母家進行搜查，組裡的兩個人剛起身，還沒走出局裡的辦公室呢，就接到他的電話，他在電話裡說你們搜查證拿錯了，我的父母都是細心人，可能以為你們是騙子呢。沈兵掏出搜查證一看，首長，他真的拿錯了。」

首長輕輕地將鉛筆放在桌上，沉默着等陳繼鋒繼續說下去，但後者好像已經說不出什麼了。首長拿出一支煙，陳繼峰忙拍拍衣袋找打火機，但沒有找到。

桌上兩部電話中的一部響了。

「是他……」陳繼峰掃了一眼來電顯示後低聲說。首長沉着地示意了一下，他按下免提鍵，立刻有話音響起，聲音聽上去很年輕，有一種疲憊無力感：「您的打火機放在公事包裡。」

陳繼峰和首長對視了一下，拿起桌上的公方包翻找起來，一時找不到。

「夾在一份文件中了，就是那份關於城市戶籍制度改革的文件。」目標在電話中說。

陳繼峰拿出那份文件，「啪」地一下，打火機掉到桌面上。

「好東西，法國都彭牌的，兩面各鑲有 30 顆鑽石，整體用鈹金製成，價格……我查查，是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元。」

首長沒動，陳繼峰卻抬頭打量了一下辦公室，這不是首長的辦公室，而是事先在這座大辦公樓上任意選的一間。

目標在繼續顯示着自己的力量：「首長，您那盒中華煙還剩五根，您上衣袋中的降血脂麥非奇羅片只剩一片了，再讓秘書拿些吧。」

陳繼峰從桌上拿起煙盒，首長則從衣袋中掏出藥的包裝片，都證實了目標所說的。

「你們別再追捕我了，我現在也很難，不知道該怎麼辦。」目標繼續說。

「我們能見面談談嗎？」首長問。

「請您相信，那對我們雙方都是一場災難。」說完電話掛斷了。

陳繼峰鬆了一口氣，現在他的話得到了證實，而讓首長認為他在胡扯，比這個對手的詭異更令他不安。「見了鬼了……」他搖搖頭說。

「我不相信鬼，但看到了危險。」首長說，有生以來第四次，陳繼峰看到那雙眼睛直視着自己。

## 犯人和被追捕者

市近郊第二看守所。

宋誠在押解下走進這間已有六個犯人的監室中，這裡大部分是待審期較長的犯人。宋誠面對着一雙雙冷眼，看守人員出去後剛關上門，有一個瘦小的傢伙就站起來走到他面前：

「板油！」他衝宋誠喊，看到後者迷惑的樣子，他解釋道：「這兒

按規矩分成大油、二油、三油……板油，你就是最板的那個。喂，別以為是爺們欺負你來得晚，」他用大姆指向後指了指斜靠在牆根的一個滿臉鬍子的人，「鮑哥剛來三天，已經是大油了。像你這種爛貨，雖然以前官兒不小，但現在是最板的！」他轉向那人，恭敬地問：「鮑哥，怎麼接待？」

「立體聲。」那人懶洋洋地說。

幾個躺着的犯人呼啦一下站了起來，抓住宋誠將他頭朝下倒提起來，懸在馬桶的上方，慢慢下降，使他的腦袋大部分伸進了馬桶裡。

「唱歌兒，」瘦猴命令道，「這就是立體聲，就來一首同志歌曲，《左右手》什麼的！」

宋誠不唱，那幾個人鬆了手，他的腦袋完全扎進了馬桶中。

宋誠掙扎着將頭從惡臭的馬桶中抽出來，緊接着大口嘔吐起來，他現在知道，誣陷者給予他的這個角色，在犯人中都是最受鄙夷的。

周圍興高采烈的犯人們突然散開，飛快地閃回到自己的鋪位上去。門開了，剛才那名看守警察又走了進來，他厭惡地看着蹲在馬桶前的宋誠說：「到水龍頭那兒把腦袋沖沖，有人探視你。」

宋誠沖完頭後跟着看守來到了一間寬大的辦公室，探視者在那裡等着他。來人很年輕，面容清瘦頭髮紛亂，戴着一副寬眼鏡，拎着一個很大的手提箱。宋誠冷冷地坐下了，沒有看來人一眼，被獲准在這個時候探視他，而且不去有玻璃隔斷的探視室，直接到這裡面對面，宋誠已基本猜出了來人是哪一方面的。但對方的第一句話讓他吃驚地抬起頭，大感意外：

「我叫白冰，氣象模擬中心的工程師，他們在到處追捕我，和你一樣的原因。」來人說。

宋誠看了來人一眼，覺得他此時的說話方式有問題：這種話應

該是低聲說出的，而他的聲音正常高低，好像他所談的事根本不用避開人。

白冰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說：「兩小時前我給首長打了電話，他約我談談我沒答應。然後他們就跟蹤上了我，一直跟到看守所前，之所以沒有抓我，是對我們的會面很好奇，想知道我要對你說些什麼，現在，我們的談話都在被竊聽。」

宋誠將目光從白冰身上移開，又看着天花板，他很難相信這人，同時對這事也不感興趣，即使他在法律上能僥倖免於一死，在精神上的死刑卻已經執行，他的心已死了，此時不可能再對什麼感興趣了。

「我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白冰說。

宋誠的嘴角隱現一絲冷笑，沒人知道真相，除了他們，但他懶得說出來了。

「你是七年前到省紀委工作的，提拔到這個位置還不到一年。」

宋誠仍沉默着，他很惱火，白冰的話又將他拉回到他好不容易躲開的回憶中。

## 大案

自從本世紀初鄭州市政府首先以一批副處級崗位招聘博士以來，很多城市都仿效這種做法，後來這種招聘上升到一些省份的省政府一級，而且不限畢業年限，招聘的職位也更高。這種做法確實向外界顯示了招聘者的大度和遠見，但實質上只是一種華而不實的政績工程，招聘者確實深謀遠慮，他們清楚地知道，這些只會謀事不

會謀人的年輕高知<sup>1</sup>沒有任何從政經驗，一旦進入陌生險惡的政界，就會陷在極其複雜的官場迷宮中不知所措，根本不可能立足，這樣到最後在職缺上不會有什麼損失，產生的政績效益卻是可觀的。就是這個機會使當時已是法學教授的宋誠離開平靜的校園和書齋投身政界。與他一同來的那幾位不到一年就全軍覆沒，垂頭喪氣地離去，唯一的收穫就是對現實的幻滅。但宋誠是個例外，他不但在政界呆了下來，而且走得很好。這應歸功於兩個人，其一是他的大學同學呂文明。本科畢業那年宋誠考研<sup>2</sup>時，呂文明考上了公務員，依靠優越的家庭背景和自己的奮鬥，十多年後成為國內最年輕的省紀委書記。是他力勸宋誠棄學從政的。這位單純的學者剛來時，他不是手把手，而是手把腳地教他走路，每一步踏在哪兒都細心指點，終於使宋誠繞過只憑自己絕對看不出來的處處雷區，一路向上地走到今天。他要感謝的另一個人就是首長……想到這裡，宋誠的心抽搐了一下。

「得承認，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選擇，不能說人家沒給你退路。」白冰說。

宋誠點點頭，是的，人家給退路了，而且是一條光明的康莊大道。

白冰接着說：「首長和你在幾個月前有過一次會面，你一定記得很清楚。那是在遠郊陽河邊的一幢別墅裡，首長一般是不在那裡接見外人的。你一下車就發現他在門口迎接，這是很高的禮遇了。他熱情地同你握手，並拉着你的手走進客廳。別墅的客廳佈置給你的第一印象一定是簡單和簡樸，但你錯了：那套看上去有些舊的紅木家具價值百萬；牆上唯一一幅不起眼的字畫更陳舊，細看還有蟲蛀

1 編按：高知，高級知識分子簡稱。

2 編按：考研，即全國碩士研究生統一招生考試。

的痕跡，那是明朝吳彬的《宥壑奇姿圖卷》，從香港佳士得拍賣行以八百萬港幣購得；還有首長親自給你泡的那杯茶，那是中國星級茶王賽評出的五星級茶王，五百克的價格是九十萬元。」

宋誠確實想起了白冰說的那杯茶，碧綠的茶液晶瑩透明，幾根精緻的茶葉在這小小的清純空間中緩緩飄行，仿佛一首古箏奏出的悠揚仙樂……他甚至回憶起自己當時的隨感：要是外面的世界也這麼純淨該多好啊。宋誠意識中那層麻木的帷帳一下子被掀去了，模糊的意識又焦聚起來，他瞪大震驚的雙眼盯着白冰。

他怎麼知道這些？！這件事處於秘密之井的最底端，是隱秘中的隱秘，這個世界上知道的人加上自己不超過四個！

「你是誰？！」他第一次開口了。

白冰笑笑說：「我剛才自我介紹過，只是個普通人，但坦率地告訴你，我不僅僅是知道得很多，**我什麼都知道，或者說什麼都能知道**，正因為這個他們也要除掉我，就像除掉你一樣。」

白冰接着講下去：「首長當時坐得離你最近，一隻手放在你的膝蓋上，他看着你的慈祥目光能令任何一個晚輩感動，據我所知（記住，我什麼都知道），他從未與誰表現得這樣親近，他對你說：年輕人，不要緊張，大家都是同志，有什麼事情，只要真誠地以心換心，總是談得開的……你有思想，有能力，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特別是後兩項，在現在的年青幹部裡面真如沙漠中的清泉一樣珍貴啊，這也是我看重你的原因，從你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年輕時的影子啊。這裡要說明一下，首長的這番話可能是真誠的，以前在工作中你與他交往的機會不是太多，但有好幾次，在機關大樓的走廊上偶然相遇，或在散會後，他都主動與你攀談幾句，他很少與下級，特別是年輕的下級這樣的，這些人們都看在眼裡。雖然在組織會議上他從沒有為你說過什麼話，但他的那些姿態對你的仕途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宋誠又點點頭，他知道這些，並曾經感激萬分，一直想找機會報答。

「首長抬手向後示意了一下，立刻進來一個人，將一大摞文件材料輕輕地放到桌子上，你一定注意到，那個人不是首長平時的秘書。首長撫着那摞材料說：就說你剛剛完成的這項工作吧，充分證明你那些寶貴素質：如此巨量而艱難調查取證，資料充分而詳實，結論深刻，很難相信這些只用半年時間就完成了。你這樣出類拔萃的紀檢幹部要多一些，真是黨的事業之大幸啊……你當時的感覺，我就不用說了吧。」

當然不用說，那是宋誠一生中最驚恐的時刻，那份材料先是令他如觸電似的顫抖了一下，然後像石化般僵住了。

「這一切都是從對一宗中紀委委託調查的非法審批國有土地案開始的，嗯……我記得你童年的時候，曾與兩個小夥伴一起到一個溶洞探險，當地人把它叫老君洞，那洞口只有半米高，彎着腰才能進去，但裡面卻是一個宏偉的黑暗大廳，手電筒光照不到高高的穹頂，只有紛飛的蝙蝠不斷掠過光柱，每一個小小的響動都能激起宏遠的回聲，陰森的寒氣浸入你的骨髓……這就是這次調查的生動寫照：你沿着那條看似平常的線索向前走，它把你引到的地方令你越來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隨着調查的深入，一張全省範圍的腐敗網絡氣勢磅礴地展現在你的面前，這張網上的每一根經絡都通向一個地方，一個人，現在，這份本來要上報中紀委的絕密紀檢材料，竟拿在這個人的手中！對這項調查，你設想過各種最壞的情況，但眼前發生的事是你萬萬沒有想到的。你當時完全亂了方寸，結結巴巴地問：這……這怎麼到了您手裡？！首長從容地一笑，又輕輕抬手示意了一下，你立刻得到了答案：紀委書記呂文明走進了客廳。

「你站起身，怒視着呂文明說：你，你怎麼能這樣？！你怎麼能

這樣違反組織原則和紀律？

「呂文明揮手打斷你，用同樣的憤怒質問道：這事為什麼不向我打個招呼？你回答說：你到中央黨校學習的一年期間，是我主持紀委工作，當然不能打招呼，這是組織紀律！呂文明傷心地搖搖頭，好像要難過得流出淚似的：如果不是我及時截下了這份材料，那……那是什麼後果嘛！宋誠啊，你這個人最要命的缺陷就是總要分出個黑和白，但現實全是灰色的！」

宋誠長長地歎息了一聲，他記得當時呆呆地看着同學，不相信這話是從他嘴裡說出的，因為以前他從未表露過這樣的思想，難道那一次次深夜的促膝長談中表現出的對黨內腐敗的痛恨，那一次次觸動雷區時面對上下左右壓力時的堅定不移，那一次次徹夜工作後面對朝陽發出的對黨和國家前途充滿使命感的憂慮，都是偽裝？

「不能說呂文明以前欺騙了你，只能說他的心靈還從來沒有向你敞開到那麼深，他就像那道著名的叫烘焙阿拉斯加的甜品，那道爆炒冰淇淋，其中的火熱和冰冷都是真實的……首長沒有看呂文明，而是猛拍了一下桌子，說：什麼灰色？文明啊，我就看不慣你這一點！宋誠做得非常優秀，無可指責，在這點上他比你強！接着他轉向你說：小宋啊，就應該這樣，一個人，特別是年輕人，失去了信念和使命感，就完了，我看不起那樣的人。」

宋誠當時感觸最深的是：雖然他和呂文明同歲，但首長只稱他為年輕人，而且反覆強調，其含意很明顯：跟我鬥，你還是個孩子。而宋誠現在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首長接着說：但，年輕人，我們也應該成熟起來。舉個例子來說，你這份材料中關於恆宇電解鋁基地的問題，確實存在，而且比你已調查出來的還嚴重，除了國內，還涉及到外資方夥同政府官員的嚴重違法行為。一旦處理，外資肯定撤走，這個國內最大的電解鋁企



業就會癱瘓。為恆宇提供氧化鋁原料的桐山鋁鈎土礦也要陷入困境；然後是橙林核電廠，由於前幾年電力緊張時期建設口子放得太大，現在國內電力嚴重過剩，這座新建核電廠發出的電主要供電解鋁基地使用，恆宇一倒，橙林核電廠也將面臨破產；接下來，為橙林核電提供濃縮鈾的照西口化工廠也將陷入困境……這些，將使近七百億的國家投資無法收回，三四萬人失業，這些企業就在省城近郊，這個中心城市的將立刻陷入不穩定之中……上面說的恆宇的問題還只是這個案件的一小部分，這龐大的案情涉及到正省級一人、副省級三人、廳局級二百一十五人、處級六百一十四人，再往下不計其數。省內近一半經營出色的大型企業和最有希望的投資建設項目都被劃到了圈子裡，蓋子一旦揭開，這就意味着全省政治經濟的全面癱瘓！而牽涉如此之廣的巨大動作，會產生什麼其他更可怕的後果還不得而知，也無法預測，省裡好不容易得到的政治穩定和經濟良性增長的局面將蕩然無存，這難道對黨和國家就有利？年輕人，你現在不能延續法學家的思維，只要法律正義得到伸張，哪管它洪水滔天！這是不負責任的。平衡，歷史都是在各種因素間建立的某種平衡發展到今天的，不顧平衡一味走極端，在政治上是極其幼稚的表現。

「首長沉默後，呂文明接着說：這個事情，中紀委那方面我去辦，你，關鍵要做好專案組那幾個幹部的工作，下星期我會中斷黨校學習，回來協助你……」

「混帳！首長再次猛拍桌子，把呂文明嚇得一抖。你是怎麼理解我的話的？你竟認為我是讓小宋放棄原則和責任？！文明啊，這麼多年了，你從心裡講，我是這麼一個沒有黨性沒有原則的人嗎？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圓滑，讓人傷心啊。然後首長轉向你：年輕人，在這件事上，你們前面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一定要頂住干擾和壓力堅持下去，讓腐敗分子得到應有的懲罰！案情觸目驚心啊，放過他

們，無法向人民交待，天理也不容！我剛才講的你絕不能當成負擔，我只是以一個老黨員的身份提醒你，要慎重，避免出現不可預測的嚴重後果，但有一點十分明確，那就是這個腐敗大案必須一查到底！首長說着，拿出了一張紙，鄭重地遞給你：這個範圍，你看夠嘛？」

宋誠當時知道，他們也設下了祭壇，要往上放犧牲品了。他看了一眼那個名單，夠了，真的夠了，無論從級別上還是從人數上，都真的夠了。這將是一個震驚全國的腐敗大案，而他宋誠，將隨着這個案件的最終告破而成為國家級反腐英雄，將作為正義和良知的化身而被人民敬仰。但他心裡清楚，這只是蜥蜴在危急時刻自斷的一條尾巴，蜥蜴跑了，尾巴很快還會長出來。他當時看着首長盯着自己的樣子，一時間真想到了蜥蜴，渾身一顫。但宋誠也知道他害怕了，自己使他害怕了，這讓宋誠感到自豪，正是這自豪，一時間使他大大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更由於一個理想主義學者血液中固有的某種東西，他作出了致命的選擇。

「你站起身來，伸出雙手拿起了那摞材料，對首長說：根據黨內監督條例規定，紀委有權對同級黨委的領導人進行監督，按組織紀律，這材料不能放在您那裡，我拿走了。呂文明想攔你，但首長輕輕制止了他，你走到門口時聽到同學在後面陰沉地說：宋誠，過分了。首長一直送到你車上，臨別時他握着你的手慢慢地說：年輕人，慢走。」

宋誠後來才真正理解這句話的深長意味：慢走，你的路不多了。

## 宇宙大爆炸

「你到底是誰？！」宋誠充滿驚恐地看着白冰，他怎麼知道這麼多？絕對沒人能知道這麼多！

「好了，我們不回憶那些事了。」白冰一揮手中斷了講述，「我說說事情的來龍去脈吧，以解開你的疑問——你……你知道宇宙大爆炸嗎？」

宋誠呆呆地看着白冰，他的大腦一時還難以理解白冰最後那句話，後來，他終於做出了一般人的正常反應，笑了笑。

「是的是的，我知道太突兀了，但請相信我沒有毛病，要想把事情講清楚，真的得從宇宙誕生的大爆炸講起！這……媽的，怎麼才能向你說清楚呢？還是回到大爆炸吧。你可能多少知道一些，我們的宇宙誕生於二百億年前的一次大爆炸，在一般人的想像中，那次創世爆炸像漆黑空間中一團怒放的煙火，但這個圖像是完全錯誤的：大爆炸之前什麼都沒有，包括時間和空間，都沒有，只有一個奇點，一個沒有大小的點，這個奇點急劇擴張開來，形成了我們今天的宇宙，現在一切的一切，包括我們自己，都來自於這個奇點的擴張，它是萬物的種子！這理論很深，我也搞不太清楚，與我們這事有關的是這一點：隨着物理學的進步，隨着弦論之類的超級理論的出現，物理學家們漸漸搞清了那個奇點的結構，並且給出了它的數學模型，與這之前量子力學模型不同，如果奇點爆炸前的基本參數確定，所生成的宇宙中的一切也就都確定了，一條永不中斷的因果鏈貫穿了宇宙中的一切過程……嗨，真是，這些怎麼講得清呢。」

白冰看到宋誠搖搖頭，那意思或是聽不懂或是根本不想聽下去。

白冰說：「我說，還是暫時不要想你那些痛苦的經歷吧。其實，我的命運比你不好不到哪裡去，剛才介紹過，我是一個普通人，但現在被追殺，下場可能比你還慘，就因為我什麼都知道。如果說你是為使命和信念而獻身，我……我他媽的純粹是倒楣！倒了八輩子楣！！所以比你更慘。」

宋誠悲哀的目光表達了一個明確的意思：沒有人會比我慘。

# 誣陷

在與首長會面一個星期後，宋誠被捕了，罪名是故意殺人。

其實，宋誠知道他們會採用非常規手段對付自己，對於一個知道得這樣多又在行動中的人，一般的行政和政治手段就不保險了，但他沒有想到對手行動這樣快，出手又這樣狠。

死者羅羅是一個夜總會的舞男，死在宋誠的汽車裡，車門鎖着，從內部無法打開，車內扔着兩罐打火機用的丙烷，罐皮都被割開了口子，裡面的氣體全部蒸發，受害人就是在車裡的高濃度丙烷裡中毒而死的。死者被發現時，手中握着已經破碎的手機，顯然是試圖用它來砸破車窗玻璃。

警方提供的證據很充分，有長達兩個小時的錄影證明宋誠與羅羅已有三個多月的不正常交往，最為有力的證據是羅羅死前給 110 打的一個報警電話：

羅羅：「……快！快來！！我打不開車門！我喘不上氣，我頭疼……」

110：「你在哪裡？把情況再說清楚些？！」

羅羅：「……宋……宋誠要殺我……」

……

事後在死者手機上發現一小段通話錄音，錄下了宋誠和受害人的幾句對話：

宋誠：「我們既然已走到了這一步，你就和許雪萍斷了吧。」

羅羅：「宋哥，這何必呢？我和許姐只是男女關係嘛，影響不了咱們的事，說不定還有幫助呢。」

宋誠：「我心裡覺得警扭，你別逼我採取行動。」

羅羅：「宋哥，我有我的活法兒。」

.....

這是十分專業的誣陷，其高明之處就在於，警方掌握的證據幾乎百分之百是真實的。

宋誠確實與羅羅有長時間的交往，這種交往是秘密的，要說不正常也可以，那兩段錄音都不是偽造的，只是後面那段被曲解了。

宋誠認識羅羅是由於許雪萍的緣故，許是昌通集團的總裁，與腐敗網絡的許多結點都有着密切的經濟關係，對其背景和內幕瞭解很深。宋誠當然不可能直接從她嘴裡得到任何東西，但他發現了羅羅這個突破口。

羅羅向宋誠提供情況絕不是出於正義感，在他眼裡，世界早就是一塊擦屁股紙了，他是為了報復。

這個籠罩在工業煙塵中的內地都市，雖然人均收入排在全國同等城市的最後，卻擁有多家國內最豪華的夜總會。首都的那些高幹子弟，在京城多少要注意一些影響，不可能像民間富豪那樣隨意享樂，就在每個周末驅車沿高速公路疾駛四五個小時，來到這座城市度過荒淫奢靡的兩天一夜，在星期天晚上驅車趕回北京。羅羅所在的藍浪夜總會是最豪華的一處，這裡點一首歌最低三千元，幾千元一瓶的馬爹利和軒尼詩一夜能賣出兩三打。但藍浪出名的真正原因並不在於此，而是因為它是一個只接待女客的夜總會。

與其他同伴不同，羅羅並不在意其服務對象給得多少，而在意給的比例。如果是一個年收入僅二三十萬的外資白領（在藍浪她們是罕見的窮人），給個幾百他也能收下。但許姐不同，她那幾十億的財富在過去的幾年中威震江南，現在到北方來發展也勢如破竹，但在交往幾個月後扔個四十萬就把他打發了。讓許姐看上不容易，要放到同伴們身上，用羅羅的話說他們要美得肝兒疼了。但羅羅不行，他對許雪萍充滿了仇恨。那名高級紀檢官員的到來讓他看到了報復